

星期天夜光杯



牛犇:

命有多长,我就演多长

◆ 张志萍

2026年5月3日,电话接通,话筒那端声音洪亮,中气十足,哪听得出这是一位92岁的老人。牛老在电话那头说:“前一阵去北京好几次,都是去录节目,录完就回来了。今天在家不出去。”下午2点,如约来到他居住的老年公寓。又见牛犇——一位住在老年公寓却自己做饭洗衣、不要护工、把剩菜罩子都做得有模有样的老人,一位92岁还到处飞的老人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■ 1951年牛犇(右)演出剧照

1 “菜只要不变质,我就照吃”——老年公寓里的烟火日常

牛犇的一天,从自己动手开始。早上起来,自己做早饭。粥也好,面也好,简单对付一口,然后该干嘛干嘛。中午自己下厨,炒两个菜,吃不完的剩菜用自制的菜罩盖上。那菜罩是他用桶装水瓶剪的,简单实用。他得意地展示这个小发明:“你看,这样苍蝇进不去,也不闷气。”住在老年公寓,屋里的物件不多,但每一样都收拾得利利索索。他不用护工。92岁的人,自己洗衣服,一周一次。洗衣机轰隆隆转的时候,他就坐在起居室里看剧本或者回消息。洗完的衣服自己晾。不到五平方米的阳台上,两根晾衣杆横在头顶,衣裤挂成一排,有衬衫,有背心,有长裤,有毛巾,在五月的阳光里轻轻晃荡。阳台不光是晾衣服的地方。地上摆着几个小花盆,种着小花小草,不是什么名贵品种,就是好养活的那些,绿油油的,有几朵开了花。一个小鱼缸里养着小生物,大

概是小金鱼或者小龟之类。他每天浇花、喂食,蹲在那儿看一会儿,算是休闲。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里没有半点凑合的意思,倒像是在介绍一座自己精心打理的庄园。公寓里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牛犇老师脾气好,从来不提什么特殊要求,但也都知道他什么都喜欢自己干。有人想帮他洗衣服,他摆摆手:“不用不用,我自己来,活动活动。”有人想帮他做饭,他谢绝:“你们做的我不一定吃得惯,我自己知道口味。”生活方面,他有自己的讲究。不是讲究精细,是讲究不浪费。“菜只要不变质,我就照吃。”这话他说得理直气壮,带着一种经历过饥馑年代的人才有的笃定。他不觉觉得这有什么寒酸,反而觉得这是本分。1943年父母在同一天离世,9岁的他跟大哥大嫂小妹到北平投奔亲戚,大嫂生孩子,他当“月嫂”,煮稀饭洗尿布,奖励是半个白煮

鸡蛋。从半个鸡蛋到如今,他什么苦没吃过?食物就是食物,能吃饱就行,没那么多讲究。但平时穿什么、正式场合穿什么,他分得清清楚楚。卧室兼衣帽间里,衣服分类挂着,整整齐齐。出席活动要穿正装,他提前一天就挂出来,自己检查一遍扣子、拉链有没有问题。不用别人操心,一辈子都这么过来的。有人问他,这么大年纪了干嘛不找个护工,或者跟子女住?他摇摇头,说这样自在。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,他不想麻烦任何人。自己能动的,就自己动。动不了了再说。就是这样一位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的老人,手机一响,谈的都是工作。“下个礼拜去北京。”“那个节目组说好了时间。”“剧本我看看。”——在他的字典里,没有“退休”两个字。

2 “四头牛,跑起来比谁都快”——那些刻进生命里的人

牛犇的情感世界里,装着一长串名字,背后都是一段段几十年的交情。他原名张学景,1934年9月生于天津,兄妹七个排行第六。1945年,大哥考取了驾照,被分配在华北电影公司。大哥住的院子里都是电影厂的员工,他们都知道,张学景是汽车驾驶员的弟弟。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他活泼机灵,邻居有需要就挺身而出,常常给天津籍老乡、导演谢添的自行车打足气。邻居们说他很有“眼力见”——有些事,别人还在想,他已经做了。谢添看中了这个孩子。1945年,他推荐11岁的张学景出演《圣城记》里农村孩子“小牛子”。“他们让我站在那里,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。叫我笑,我就笑;要我说话,我就说话,我都能应对自如。”“小牛子”从此成了他的代名词。1948年,演员白杨通过谢添找到他,邀他出演电影《火葬》里的小丈夫孟长春。赴港前夕,谢添说:“小牛子,你再加三个牛,就叫‘牛犇’吧。四头牛,跑起来比谁都快!”艺名由此诞生。1952年,牛犇回到上海,谢添又请他本色出演《龙须沟》里的二嘎子。谢添是他的“开门”老师,电影事业

的引路人。2003年12月13日,得知谢添去世,牛犇的血压一下飙到了190。1980年10月,赵丹病重,想见牛犇最后一面。他正在拍《天山传奇》的关键戏份,请假未获批准。10日,赵丹去世。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。赵丹生前对他说过:“演戏要生活,自然,要有立体感,要演出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”这句话教他演戏,也教他做人,牛犇同样记了一辈子。王铁成演周总理之后,牛犇佩服得五体投地。2023年10月,牛犇口述自传《演一辈子小人物》出版,他委托出版社送了一本给王铁成。彼时王铁成眼睛已看不见,是夫人念给他听的。听完后王铁成说:“没想到牛犇那么大岁数了,记忆力还那么好。”2024年6月21日晚,牛犇辗转难眠。次日清晨6点多,儿子王侃来电:王铁成已于昨晚去世。他的血压再次飙升。作曲家黄准,更是让他放不下的人。黄准是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主题曲《娘子军连歌》的作曲,也是牛犇好几部戏的老书记。“向前进,向前进,战士的责任重,妇女的冤仇深……”这首歌言犹在耳,鼓舞着他。前些年,黄准快100岁了,住进华东医

院。牛犇从外地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拿着花,从浦东周浦的老年公寓打车,斥“巨资”60多元去探望。到医院一看,黄准身上插着管子,戴着氧气罩,病容憔悴。他走过去,帮她取下氧气罩,说:“你要给我留一个最好的形象,笑一个。”那一刻,病房里没有垂暮病人的阴霾,只剩下老朋友之间最后的温柔相对。牛犇拍下了这张照片。他说:“这是我和她之间的老友情深,那个瞬间,我永远也不会忘记!”“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去世时,他们没告诉我。”老友们一个一个走了,剩下他一个人,还在演,还在走红毯,还在接受采访。人活一生,重在一个“情”字。2026年4月16日,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,88岁的祝希娟,《红色娘子军》里吴琼花的扮演者,看见人群中的牛犇,她大声喊出片中红军通信员角色名:“小庞,你好!”牛犇挥手回应:“琼花,你好!”时隔六十多年,那是属于他和她,属于那一代电影人的默契。那一刻,黄准的旋律仿佛也在空气中回荡:“向前进,向前进,战士的责任重……”

3 “问心无愧,配角也有价值”——翻过一页,继续向前

从1945年跨入影坛,牛犇塑造了近200个人物。演过农民,演过工人,演过战士,演过骑兵。演过有名有姓的角色,也演过只有一两个镜头的无名小角色。“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”赵丹告诉他,角色没有大小之分,只有能与无能之别。每一个在银幕上出现的人物,哪怕只有一个镜头,都必须认真对待。“《延安文艺座谈会》的主要精神,就是提倡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。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脚、自己的屁股移到工农兵这边来。我做到了,到现在问心无愧。”他演农民,拍戏之前,提前到农村,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,学他们怎么拿锄头、怎么走路、怎么蹲在田埂上抽烟袋。手磨起泡,脸晒脱皮,他才觉得入了门。他演工人,不管拿起哪种工具都应对自如。钳子、扳手、焊枪,拿到手上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师傅,动作行云流水。他演骑兵,上马、策马、勒马,一气呵成。导演谢晋当年看了,脱口而出:“牛犇是电影厂第一个表演骑兵不需要替身的。”这夸赞他记到现在,不是拿来炫耀,是拿来证明——证明一个演员下了功夫,角色就会给他回报。“没有人说我演得不像。因为我首先

要学。不仅学他们的动作,更要学他们的精神,这是自觉的行动。”他说,安保、旅馆清洁工、路人,远远看到他都会上前打招呼。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很接地气。观众认可我,对我那么亲切,这就是我作为配角的价值。”2017年,他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。他走上领奖台,万众瞩目。同年,入选“100名为中国电影作出杰出贡献的电影工作者”。2024年,他获评“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”。面对一尊尊奖杯,他说:“这个奖不是说明我过去做了什么,而是今后我还要做些什么。每个奖杯,都意味着已经翻过去了一页。”于是人们看到,92岁的牛犇,比很多年轻人还忙。2026年年初到现在,仅仅北京一地,他就跑了四次。2月14日,“经典之夜”盛典,致敬中国电影120周年。他站在舞台中央,聚光灯下,身形瘦小却站得笔直:“我现在还在拍戏,我愿意为我们的电影事业作贡献。”不是客套话。下台后有年轻记者问他最近在拍什么,他当真掰着指数数起来,数完说:“有的还没定,定了告诉你。”3月20日,首届CMG中国电影盛典。

他穿着一身深色正装走上红毯,步伐不快,但很稳。轮到他演讲,主题是《一二·九》“向前走”。没有提词器,没有手卡,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,开口第一句就抓住了全场——“电影这条路,从来不是一个人跑得快,而是一群电影人走得远。电影是我的伴,命有多长我就演多长。”那一刻,他眼中有光。不是泪光,是生命的光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精力。他摇摇头:“能多活几年就要多做几年事,不进则退。”自传出版后,许多人请他签名,他每本都一一签好。有人建议他用印章代替,省点力。他认真地说:“那怎么行,亲笔签名才显出对别人的尊重。”问他当下还有什么遗憾。他想了想:“很多想做的事还没做完。剧本还有没看完的,答应人家的客串还没去拍。只要活着,就要有事做。”“在我活着的这段时间里,我会努力跟上队伍,继续努力锤炼自己,把好的银幕形象留给后人。”告别的时候,他送到门口,说:“有空来坐。”那个不大的房间里,阳光正从阳台照进来,晾着的衣服轻轻晃,小花小草安静地长着。